

> 依好、

阿拉、伊拉、乒乓响、顶脱勒、
吃上风、老娘舅……
依阿（也）是上海人！

THE TALES AND GOSSIPS OF SHANGHAI

上海 市井闲话

阮恒辉 吴继平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市井闲话/阮恒辉,吴继平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8
(上海书系)

ISBN 978 - 7 - 5326 - 2871 - 1

I. 上... II. ①阮... ②吴... III. 吴语—汇编—上海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8037 号

责任编辑 朱志凌
编 辑 王 勤
装帧设计 陆素义
插 图 王震坤
封面摄影 一 毛

上海市井闲话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238 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871 - 1/K · 629

定价: 24.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写在前面

上海话和安庆小馄饨

xiezaiqianmian

shanghaihuaheanqingxiaohuntun

近年来流行一个新名词——原产地保护,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法律概念,大概的意思就是把那些土特产用法律的形式保护起来,比如说,“宁波汤圆”只能是在宁波生产的汤圆,否则就不能冠以“宁波”二字。

那么本书的“上海市井闲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所指的主要是广泛流行于上海街巷的一种市井语言,是一种时尚而又相对稳定的上海流行语。

百余年来,上海逐渐成了一个文化兼容的大都市。“上海人”是由上海本地人与常住上海的外省人,甚至外国人交融在一起构成的。上海文化,也正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因此,上海话具备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在保有原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又始终与其他方言处于一种互动状态。

例如,上海话中的“吃瘪”一词,旧时曾表示“便宜”、“不值钱”的意思,那是来自英语“cheap”(便宜的;低劣的;虚伪的)一词的音译,后来便转义为“默默承认失败,无言以对”。又如,广州话中,“煲”这个词作动词用时,意思是“煮”;作名词用时,意思是煮水用的水壶。十几年前,“煲”进入了上海话,甚至普通话,于是出现了“电饭煲”、“粥煲”、“煲电话粥”等词语。

因此,如何界定上海流行语,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认为,“上海流行语”并非一定要局限于“阿拉”或“伊拉”的层次。就像非常有名的“宁波汤圆”其实并非都是宁波原产,它之所以能出名,主要是因为使用了宁波汤圆的制作工艺;而号称“安徽料理”的“安庆小馄饨”,其实也并非因为使用了安庆的水和面粉一样。

所以这里,我们将凡是通过“上海工艺”加工过,为上海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或在上海地区集中流行的时尚语言,统称为“上海流行语”。首先,它应包括上海“土著”们

原有的经典流行语,比如“捞横塘”、“照排头”、“掉枪花”、“吃生活”、“孵豆芽”等;其次,它也包括早期流入上海的外来语,与上海生活、文化产生联系,以上海特有的语言习惯或诙谐语气加工过后,具有上海引申义的流行语言,比如“吃瘪”、“混腔势”(“腔势”是英语 chance 的译音,原意为机会、运气等);最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它也包括近年来快速流入上海,并在上海职场或市井等区域集中流行的语言,如“荤婚”、“素婚”、“新新人类”、“朋克族”、“啃老族”等。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中的流行语则更加突出地反映了该地域的市井文化,上海流行语是上海市井的一面镜子。同时,上海市井文化的变迁、发展,又影响着上海流行语的风向。地域流行语消失,意味着它所承载的市井文化也将消失。因此,保护语言资源,保护这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如今便成了全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20 余年来,我们对上海流行语进行了追踪、收集、记录、分析等工作,确实看到了流行语是如何反映着市井中的观念与风尚的变化。到 1994 年,我们出版了《上海话流行语辞典》一书,2003 年,又出版了经扩充、修订的《上海话流行语》一书。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一、为新上海人学习上海话与了解上海,以便快速融入上海提供上海话语词材料;二、为社会语言学,尤其是社会方言学的研究提供素材。而我们编写本书,也是想探索从市井流行语词的流变研究市井文化变迁的方法。

为便于有兴趣的读者重温或学习,我们将文中出现的经典流行语单独拎出,用汉字和自创音标两种方式对其注音,以正文第 5 页“高级灰”为例,“gō⁵³⁻⁵⁵ jiek⁵⁻³ huē⁵³⁻³¹”为作者自创音标,可结合文末“关于上海话语音”部分练习上海话“高级灰”的标准发音;“高借会”则为“高级灰”的汉字谐音,用普通话字音来读,可帮助读者发出近似的上海话字音(凡注音汉字底下带点的,则表示上海话字音的声母是浊辅音声母)。文末我们附上了“关于上海话语音”部分和“词汇索引”,以使读者能快速地学会和实践,并更好地体会上海流行语的韵律和趣味。

本书得以顺利面世,我们首先要感谢责任编辑朱志凌先生对本书文字与样式方面

提出的建言与帮助;还要感谢王震坤先生特意为本书精心创作了插图,使本书增加了形象性与可读性。魏清正、张永安、虞豪、阮石球等先生曾经在我们调查语词资料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帮助;跟阮恒辉学习过上海话的王怡之女士从学习者的角度对本书的编写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对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谢意。

书既出版,就要接受读者的检验。我们希望得到来自各方的意见,以纠正我们的浅陋和谬误之处。

阮恒辉 吴继平

2009年3月6日

高级灰与白骨精

- 话说上海人·····3
- 一 高级灰与基本款·····5
- 二 百页包与打桩模子·····7
- 三 上海男人·····13
- 四 上海女人·····17
- 五 新新人类·····20
- 六 浆糊师与吃剩族·····25
- 七 本草纲目与B拆开·····29
- 八 排骨美女与卡门·····31
- 九 撬客与臭盘·····33
- 十 溜子与煤饼·····35
- 十一 玻璃瓶与野糊蛋·····38
- 相关链接·····41

淘浆糊与劈硬柴

- 流行语与社会风情·····51
- 一 上品与开大兴·····52
- 二 胸闷与装胡样·····56
- 三 回头率与拗造型·····60
- 四 葱油面孔与爱神·····62

五 拇指运动·····	64
六 淘浆糊与劈硬柴·····	66
七 开大道·····	71
八 戳壁脚与大路·····	73
九 通路子·····	77
十 轧勿熟·····	80
十一 攢烂山芋·····	82
十二 吃盒头饭·····	85
十三 武功废脱·····	90
十四 划玻璃·····	93
相关链接·····	95

洋葱头与背猪猡

——流行语与经济生活·····	109
一 三光模子·····	110
二 斩冲头·····	114
三 三六九捞现钞·····	117
四 吊秤·····	120
五 保大洋·····	123
六 一张分·····	127
相关链接·····	131

秦始皇与第四者

——流行语与婚恋性情·····137

一 谈敲定·····138

二 荤婚与素婚·····142

三 花插插·····148

相关链接·····153

特困生与高四班

——流行语与校园情态·····157

一 特困生与麻辣教师·····158

二 充电·····162

相关链接·····164

内在美与小扁担

——流行语与事物指称·····167

相关链接·····171

开司米与谁怕谁

——沪语化的外来词语·····175

相关链接·····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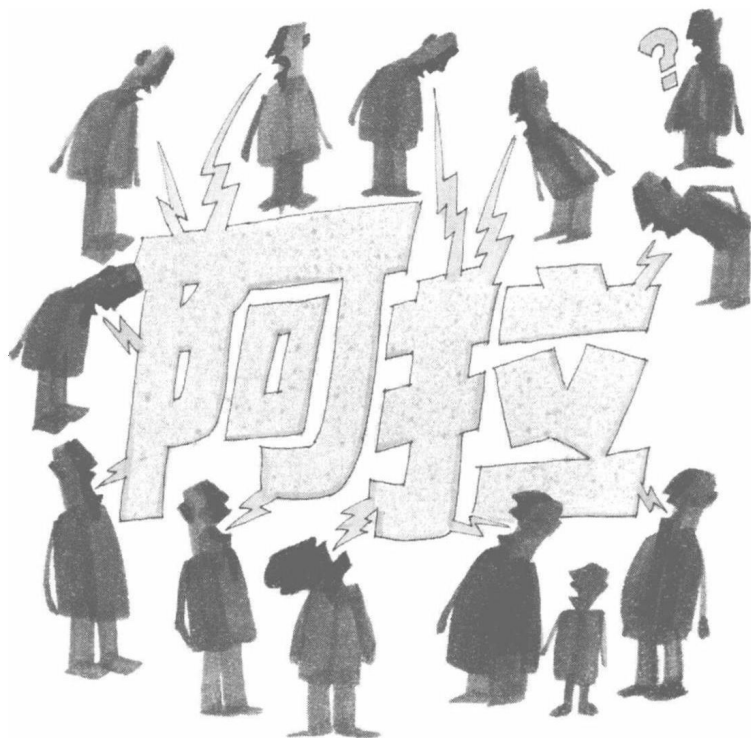
附录 关于上海话语音·····179

词汇索引·····185

Shanghai
shijingxianhua



高级灰与白骨精



gaojihui
yu
baigujing



“老山东，一早就去买小菜啊？”“噢，是老宁波！依搭小广东一道去早锻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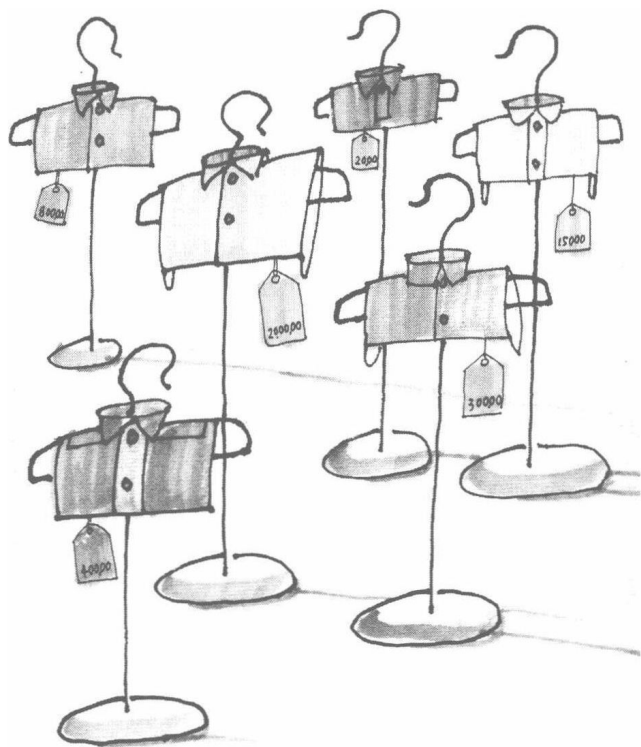
在上海的一些老里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称呼：在“老”、“小”之后加上“宁波”（上海人一般称宁波人为“宁北人”）、“广东”、“江北”、“绍兴”、“山东”等籍贯名称。上海话里的这种称呼反映着上海市民籍贯成分的构成状况。

一百多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外地人来到上海谋生，使上海逐渐变成了一个“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市区里外省籍的居民队伍日益壮大，而祖居沪上的上海“本地人”却反而主要集中居住在市郊了。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移民城市一点也不为过。据 1930 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当时仅江苏籍的居民就占上海市区人口总数的 39.55%，而祖居上海的“本地人”却只占市区总人数的 25.78%（《上海市统计》，上海市地方协会编，1930 年）。移居上海的外省籍人中，江苏籍最多，其次分别来自浙江、广东、山东和安徽等。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里，上海的外省籍居民数量急剧增长。以上海的杨浦区为例，外省籍居民已占到了全区总人数的 92% 左右，而“正宗”的上海本地人却只约占 8%（《上海市统计总报告》，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编，1948 年）。这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比较“杂”的概念。谁是上海人？祖居上海的“本地人”自然是上海人，但大写的“上海人”实际上恰恰主要是由祖居不在上海，甚至不在上海出生，然而却长期工作、居住、生活在上海的外来居民组成的。相对而言他们都是不同年代的“新上海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上海人口数量逐年扩大，一批一批“新上海人”不断充实“上海人”的队伍，在他们融入上海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使上海社会文化多元性与兼容性的特征，即“海派”特色更加明显。“五方杂处”使上海人之间既有互补，也有碰撞；既有互相帮助，也有互相挤轧。在上海这个发展十分迅速的大舞台上，人们以自身的特征与技巧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一幕幕喜怒哀乐的人生大戏。

“五方杂处”也影响了上海话的变化。从语音上看,上海话产生了籍贯性群体差异。过去,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苏北人比较多的区里,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苏北腔的上海话;在虹口区四川路一带,居住的广东人较多,由此又无形之中流行着一种广东腔的上海话。这种带“腔”的上海话也汇聚到上海话的流变中,只是它们在与“本地”上海话的混合发展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直至今日,一些中老年的苏北人、广东人、山东人依然说着带各种“腔”的上海话。绝大多数上海人已非常习惯经过了“混音”发展流变的现在这种上海话。

不仅如此,上海话海纳百川,伴随着变革时代新事物、新现象的精彩纷呈,它的流行词语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不仅替代更新得快,而且它像一面镜子,生动而深刻地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和上海现实社会的世态风貌。正是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都上了上海大舞台。



高级灰与基本款

一 高级灰与基本款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公司里,尤其是在外资企业里当上经理,甚至经理级以上职务的人,被称为“**高级灰**”。为什么既称其为“高级”又称其为“灰”呢?“高级”是因为这些人职位高,收入颇丰,买了房,驾着车,物质生活比较丰富高级。至于“灰”,其实就是指“**灰领**”。我们知道“**白领**”是指公司里坐办公室的职员;而“**蓝领**”是指技术工人或干体力活儿的。经理级以上的人物属于管理人员,既不属“**蓝领**”,也不能完全算作“**白领**”,所以就被称为“**灰领**”。

说起“**领**”字来,现在的“**领**”还真是不少。除了蓝、白、灰“**领**”之外,眼下又出了“**金领**”。20 世纪 90 年代,外资企业进驻上海的越来越多,私有企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些企业对科技精英与高级管理人才需求量大增,于是很多高学历人士以及海外留学归国的科技、管理人才涌进了这些企业,肩负起科研开发或高级管理的重任。他们的贡献和成功,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财富创造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人薪水报酬很高,年收入一般都在 20~30 万元之间,高的可以达到 50 万、100 万元以上。因为这类人是精英,像金子一样宝贵、值钱,确实收入也更高,所以上海人就套用“**白领**”、“**蓝领**”、“**灰领**”那样的格式,流行起一个“**金领**”的词儿。

那个“**领**”字,本意是指衣领(上海人说“**领头**”)。“**白领**”工作在办公室里,环境比较干净,很少接触灰尘、油垢,白衬衫领子不易弄脏变黑。这跟“**蓝领**”不同。操作工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大多要与油污打交道,容易弄脏,所以要穿蓝色的或颜色比较耐脏的工作服。至于“**白领**”中的骨干精英分子,那更是当今社会的宠儿,无论工作环境、收入水平还是社交层次都会让人啧啧称羡。所以上海人不无调侃地把这类人叫成“**白骨精**”。

“**白骨精**”既然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骨干力量,相对而言数量就

高级灰

gō⁵³⁻⁵⁵ jiek⁵⁻³ hué⁵³⁻³¹
高借会

灰领

hué⁵³⁻⁵⁵ lín¹³⁻³¹
灰令

金领

jīn⁵³⁻⁵⁵ lín¹³⁻³¹
金令

白骨精

bak²²⁻¹ guak⁵⁻² jīn⁵³⁻²³
把挂金

红地毯人才oŋ¹³⁻²² dʒ¹³⁻⁵⁵ tɕ³⁴⁻³¹
nɪŋ¹³⁻²² sɛ¹³⁻⁴⁴

五噶低太拧赛

水泥地人才sɪ³⁴⁻³³ nɪ¹³⁻⁵⁵ dʒ¹³⁻³¹
nɪŋ¹³⁻²² sɛ¹³⁻⁴⁴

四妮地拧赛

老法师lɔ¹³⁻²² fək⁵ sɪ⁵³⁻³¹

老发四

老积子lɔ¹³⁻²² jɛk⁵ zɪ³⁴⁻³¹

老接自

郎中lɑŋ¹³⁻²² zɔŋ⁵³⁻⁴⁴

朗宗

基本款jɪ⁵³⁻⁵⁵ bɛn³⁴⁻³³ kɔu³⁴⁻³¹

基笨渍

不可能多得可观,否则就不值钱了。因为这类人才吃香,所以在有些人才招聘会场内,会专门开辟高新技术人才招聘区域,地上铺设红色地毯,以示醒目与隆重。但凡有资本和实力踏着红地毯成功应聘的人,会被人们戏称为“红地毯人才”。与之相互映衬的一般人才招聘会场,应聘者走的就是普通的水泥地,自然而然一般性人才就被叫做“水泥地人才”。能成为“红地毯人才”,受重视,礼遇高,固然可喜。成不了,或暂时成不了,做个“水泥地人才”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恰恰是大量的“水泥地人才”。只要是人才,不拘一格地录,人尽其才地用,就不会浪费资源或妄为人才了。

说到人才,“老法师”就是一类人才,而且是老资格的人才。近年来,“老法师”一词十分流行,频频耳闻于坊间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含着尊敬推崇的色彩,指在某一方面极富经验、很有办法的有一定资历的人,或者就是某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精通或熟谙某门专业知识、行业规矩。平时你遇到问题、棘手之事,常会想到去请教周围这样的“老法师”,且往往会茅塞顿开,颇有所获。“老法师”在人们眼里是属于“品”和“识”兼备的。若是光有“识”,“品”差一点的,直白一点说,就是“门槛”比较精,老于世故的,就被叫做“老积子”。显然,“老积子”“识”同“老法师”,只是“品”相不同罢了。

旧时,上海人把江湖医生称为“郎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郎中”却被用来转指非科班出身或无相应学历,但确有实际本事的人。现在有些用人单位过于迷信文凭、学历,不太赏识和使用“郎中”式的人才,于是,不少“郎中”们只好自叹怀才不遇了。

有钱人被称为“大款”,而财力一般,又没什么社会地位的普通人,则被称为“基本款”。很显然,“基本款”是由“大款”一词反向引申而来的。这两类群体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由不同职业、不

同文化程度、不同性格和对生活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构成；不同之处就在于对钱财的持有量上。正因为我国社会中最基本、最基础的群体是由这些普普通通的“基本款”组成的，才凸显出“大款”们的“大”来，要不我们不就已经走进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了吗？

在庞大的“基本款”群体中，其实还包括好几个层面，比如被称作“猪油渣”的群体。猪油渣本是指猪油熬出后所剩下的油渣。所以“猪油渣”被转指没有油水可榨的人或无利可图的事。社会上有不少人经济条件很差，生活拮据，所以往往自嘲是“猪油渣”。商家要是向这类群体推销高价商品，他们会说：“朋友，帮帮忙噢！依开错方子吃错药喽。阿拉不过是靠几百块辛苦铜钿过日脚，‘猪油渣’，呒没花头。依种生意么，去捉两样‘大款’来斩斩‘冲头’还差勿多！”（伙计，行行好吧！你是找错对象了。咱不过是靠几百块辛苦钱过日子、没什么油水的人，别指望了。你这种生意，该去逮几个有钱的主当冤大头，那还差不多！）

除了节假日，每天都要上班的工薪阶层，他们被称作“上班族”。其中虽然也包括了一些收入不菲或有头有脸的人，但毕竟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属于“基本款”群体的一个层面。

二 百页包与打桩模子

“上班族”中不少人的职业变化是比较大的。有人经常跳槽，被戏称为“职业闪身族”。有的人被解雇，只好卷铺盖走人，形同上海人经常吃的一道菜，叫“百页包”，是用豆腐皮（上海人习惯叫“百页”）包上肉菜馅，再放入香菇、笋片等一起煮熟的。过去遭解雇，流行用港粤传来的词叫“炒鱿鱼”。被炒者缩蜷身躯连同铺盖离开，犹如鱿鱼下油锅即卷起和被爆炒时的备受煎熬，日子不好过，有点灰溜溜。现在上海人把解雇称为吃“百页包”，既烙上了浓浓的沪语色彩，也说明这种事已经像上海的家常菜一样平常了。而

猪油渣

zɿ⁵³-55 yeu¹³-33 zo⁵³-31

资叉祖(zù)

百页包

bak⁵-3 yek²²-5 bo⁵³-31

把榔抱

海军陆战队
 hé³⁴⁻³³ jiong⁵³⁻⁴⁴
 lok²³⁻¹ zou³⁴⁻² dē¹³⁻²³
 孩军鲁最待

且解雇已经变成了双向行为,对有本事的人来说,一旦不称意,也是可以请老板吃“百页包”的。“职业闪身”现象中也许就不乏这样的意味。

“上班族”里命运最不济的,要数女性上了 40 岁、男性过了 50 岁,想平稳工作到退休,却偏偏遇上了企业关、停、并、转,下岗失了业。由于竞争激烈,人才市场已把他们划归老年人一类,但谈退休办手续,按规定则又年纪还“轻”。这种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尴尬,导致了“4050”群体的产生。以至于围绕着它,引申出诸如“4050 现象”、“4050 计划”、“4050 工程”等流行名词。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下岗”、“待岗”已十分普遍。不少企事业单位的员工甚至主动请缨,要求“下岗”,随后参与商海逐浪。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充分利用了当时各种有利政策,他们下海经商是用了“停薪留职”方式“下岗”的。不与原单位脱离关系是为了留条后路,万一被海潮呛着,经商失败,还可以退回原单位工作。进可身为奋战商海的一员,犹如海军;退可依旧复职回原单位继续在“陆地”上战斗。于是这类人便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称号。

时代的变化使人们吃饭谋生的形式也多样化起来。有的人在路边找一个地方,摆上个摊儿,贩贩外烟,做做小生意。有的就站一个人,身夹一小包,从他们的神情就可以读懂是在干些倒买倒卖的活儿,比如外币黑市交易,有价券、有价卡的收进卖出。你走过这些人面前,他们就会低声地问道:“朋友,代币、侨汇券有哦?”(伙计,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华侨外汇兑换券有吗?注:这两种券在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发行使用,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已退出市场流通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阶段,不少人就是利用政策法规的滞后,以及正规交易渠道的不畅通、不合理,赚剪刀差,挖得了第一桶金。他们的出现,仿佛在马路边打下了一根根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会流动,毕竟有些“活儿”是不合法的。为了躲避巡检稽查,他们

会“打一枪换个地方”。久而久之,这号人便被统称为“打桩模子”。

“打桩模子”常常因为占道而影响环境和交通,不仅要受到工商、城管的“干扰”,有时还要受到交警驱逐。交警在指挥调度交通的那一刻,看上去很是威风神气,其实他们相当辛苦:夏天头顶烈日汗流浹背,冬季寒风凛冽冰冷刺骨,坚韧不拔地站立马路中央,无法避免地吸收着汽车排放的废气和不时卷扬起的尘埃。驾驶员们也感叹交警工作环境的恶劣,于是善意地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日立牌吸尘器”。

再说“打桩”一词,不免让人想到了“坐庄”。股市里、牌桌上当庄家就叫“坐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上海流行起一个名词叫“坐庄客人”,是指外省市或外国机构驻沪办事处的人员。后来扩指为外资企业里常驻上海的外国人。他们是代表独资或合资的外方来“坐庄”的,却毕竟仍然是客人。所以,用“坐庄客人”来指代这部分人颇为形象、顺理、贴切。

上海人把舅舅称为“娘舅”。娘舅在家里是属于有威望的人。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娘舅就是氏族里最具权威的男性,是担当判官或和事佬的当然人选,现在这种传统似乎被沿袭了下来。直到今天,家里有了矛盾,常常请舅姥爷来断定是非、调解纷争。而如今的“娘舅”一词又增添了社会化概念。两个行人在马路上因为踩了脚,发生争执,引起围观,双方都下不来台。其中一方一边掏手机,一边说:“依勿要嘴巴老,阿拉打‘110’叫‘娘舅’来评评理。”(你别嘴硬,我打 110 让警察来评评理。)另一方并不甘示弱:“叫‘娘舅’来好咪,我怕依啊!”(你让警察来吧,我怕你不成!)显然,除了确保治安,警察还具有调解民事纠纷的功能。警察是执法者,当“娘舅”调解纠纷,潜意识里给人有公正而亲切的感觉。但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有些千奇百怪的矛盾纠纷,“娘舅”也无能为力,上法院则又显得尴尬。这就需要有一个能耐心倾听、客观分析、公正

打桩模子

dang³⁴⁻³³ zang⁵³⁻⁵⁵
mo¹³⁻³³ z³⁴⁻³¹

挡脏木字

日立牌吸尘器

sak²³⁻¹ liek²³⁻² pa¹³⁻²³
xiek⁵⁻³ sen¹³⁻⁵⁵ qi³⁴⁻³¹

洒列巴泻森器

坐庄客人

su¹³⁻²² zang⁵³⁻⁴⁴ kak⁵⁻³
nin¹³⁻⁴⁴

素脏客凝

娘舅

niang¹³⁻²² jie¹³⁻⁴⁴

娘究